

# 行走在江南的風景中

文/湖南·歐陽宜准



我們一直在行走，三萬英尺的遙遠。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路過湖泊和森林，路過彩虹和晚霞，路過相聚與分離，每一次行走，在心底緩緩沉澱出故事裏的人兒笑靨如花的摸樣。

“我打從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同蓮花般的開落。”一夢幻蘇杭

蘇杭一直是我極其嚮往的地方，它似蒙著面紗的江南女子，等待於輕煙薄靄之中，一顰一笑，婉轉流動，在夢中無不觸動著我悠遠的江南情懷。西湖美景，蘇堤春曉，曲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我已無法一一細數，唯記得婀娜柳絲中，薄霧朦朧中，清風拂面，紅桃含笑而露，蓮花映日而立，牡丹集簇而綻。

如癡如醉中，一代千古絕唱再映眼簾。斷橋湖畔，初次相逢白娘子眼眸的黛色映襯著西湖仙景，打動著官人的文采情思，回首一望，從此定格永生。也只有這樣的美景，才能穿越古老時光編織如此百轉千回的經典故事，才能在伊人的腳步中囁嚅著風韻交融的唱詞，才能在眉眼盈盈處蘊蓄著欲說還休的柔情似水。記憶中你姍姍而來，而有人已為你彈奏了千年的箜篌，只為

梭於古香古色的建築群中，青石鋪砌的姑蘇小巷，千古絕唱的朱雀橋，典雅大氣的夫子廟，秦淮河水逶迤穿城而過，雕梁漏窗，畫舫凌波，漿聲燈影，水波微漪，一番古韻情致喚起了你對歷史的追溯歎惋。

穿越歷史，幾百年前的繁華彷彿依舊立於眼前。“錦繡十裏春風來，千門萬戶臨河開”，文人薈萃，富賈雲集，車馬喧囂，燈紅酒綠，笙歌四起，幾分胭脂盈袖，幾分書墨飄香。而拾起歷史的卷軸，幾個世紀的興衰變遷翻卷起一片片雲煙漫漫，繁華與離亂在歷史的長河裏發出陣陣歎息。一邊遊走，一邊用心靈觸摸那些早已滄桑卻光澤依舊的故事，陳圓圓，董小宛，她們流芳千古，在煙

雨朦朧的秦淮河畔訴說著人間的悲歡離合。歲月洪流中的熱烈與哀婉，歷史的驚鴻一瞥，又有深閨之人將眼淚撒成了清冷月光。

“這個人也許永遠也不會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靈動鳳凰

始終都對沈老先生筆下的邊城，對湘西那片神秘的土地心存幾分嚮往和迷戀。那一段淒婉的故事從兒時就浸潤在內心柔軟處，澄澈透明，靈動輕盈，一如鳳凰古城。

撐一支長篙沿沱江漫溯，古樸吊腳樓倒映江心，漁舟點點歌謠四起，暮鼓晨鐘劃破寧靜。閒逛於各種精緻小巧店鋪，玻璃吹畫、蠟染、紙紮、湘繡，一股濃郁的湘西韻味溢於心間。沐著清晨的濕氣，透過雕花木窗，俯看整座小城的靜謐清秀，遠處的水橋上，是否也會有人曾在時空的某個角落為我歌唱？緩緩地踏著青石板小路一直走

到巷尾，此起彼伏的狗吠，淳厚的吆喝聲，故事裏的翠翠，是否也在某個巷口突然轉身？夜色漸濃，燈月交輝，在這古城，你彷彿重拾一種盼望，在清冷的月色中，手持大把虎耳草，因一個熟悉的聲音而滋生的篤定身後灑落一地的星光。繚繞於你周身的是只屬於那個年代那座古城難以言說的憂愁，不動



聲色卻隨著靜靜流淌的江水潤入你心靈的深處。彌漫著濃霧般的愁緒，古城如同一幅在記憶裏緩緩睜開的山水畫，沒有線條，也沒有盡頭。

行走在氤氳的江南風景之中，我的脚步也不曾停歇，無數次邂逅與別離，啟程與道別，細化成微小的幸福和溫暖。我只想一直在路上，就這樣讓風景留在身後，心停泊在那抹山水的寧靜淡然處。



本文作者

## 旅美作家冰凌動態



冰凌拜访著名实战营销系统理论创建者陈章旺教授著名实战营销系统理论创建者、2011年度中国市场类课程最受欢迎十大教授、福州大学教授陈章旺(右)，商谈在美国出版陈章旺教授专著《现代营销》事宜。



冰凌签约少年钢琴家陈梦涵出版钢琴组曲《蓝色梦幻曲》纽约商务出版社总编辑冰凌与少年钢琴家陈梦涵(右)合影。冰凌向少年钢琴家陈梦涵约稿，将在美国出版陈梦涵创作并演奏的钢琴组曲《蓝色梦幻曲》音乐光盘。



冰凌拜访东方书画艺术大师孙健青先生

紐約商務出版社總編輯冰凌拜訪東方書畫藝術大師孫健青先生，達成在美國出版大型畫冊《東方書畫藝術大師孫健青書畫精品選》等高端推介合作項目。孫先生一幅山水條幅，是獲全國大獎的四條幅中的一幅，絕對是完美至極的稀世珍品，令我贊嘆不已！孫先生看我如此喜歡，兩次豪爽地說，這幅畫送給你了！令我非常感動！但我謝絕他的美意——堅決不收。



春雞兒

在我家鄉冀中平原一帶，立春這一天，只要是不滿周歲的娃，都興在棉襖袖子上綴一只或兩只花布做的手指般長短的布雞兒，俗稱“春雞兒”。

立春節在春節之前，剛進臘月，家有娃子的農家婆媳，便從針線筐兒里翻檢出平日裁襖做褲剪剩下的花布頭兒，開始給娃縫製春雞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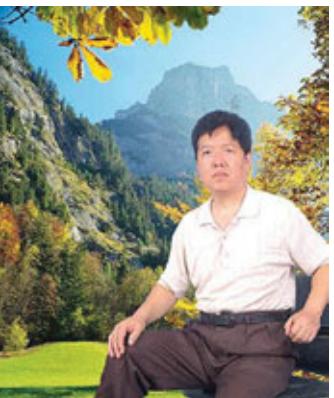
春雞兒其實做起來很簡單，手兒巧的十分鐘八分鐘做一只，手兒拙的，半個鐘點也能拿得下。先把花布料按所需的雞樣子剪好，用花兒線縫合時留下一個口兒，把爛布頭或棉花或小米或小豆當作填充物塞進去，然後將口兒縫上。春雞兒的雞形便有了。接下來，要用黑線給春雞兒縫出眼睛，再用一小撮兒五色彩線縫在春雞兒的屁股上，算作尾巴，一只俊俏的春雞兒便栩栩如生，但手兒巧的媳婦還不滿足，還要用一丁點兒紅布縫成一個小巧的紅辣椒，紅辣椒的頂端還要縫上一小塊剪成齒狀的綠布。最後用線把這個可愛的小紅辣椒吊在春雞兒的嘴巴下，晃晃悠悠的，煞是可愛。這一切完畢後，要在“打春”的頭天晚上，縫在娃的棉襖袖子挨肩膀兒的位置上。一般男娃的春雞兒縫在左邊的袖子上，女娃的春雞兒要縫在右邊的袖子上，使之符合“男左女右”的老傳統。有縫製兩只春雞兒的也就不論娃兒的性別了，一個袖子上縫一只，看起來更花哨一些，會把娃兒襯托得更加俊俏可愛。

在立春節給娃兒戴春雞兒，是老輩子留下的傳統。只要是老輩子留下來的，都會有根有脈。為什麼在立春這天給娃戴春雞兒，而不戴其他小動物。老輩人說，鷄和吉同音，取個吉利的意思。再者，立春為二十四節氣之首，在立春這天開始戴，也象徵娃從小開始便吉星高照了。還有另外一種說法，過去農村貧窮，一到春天，就出現糧荒，斷炊的、出門討飯的並不鮮見，農人窮怕了，讓娃在立春這天戴上春雞兒，期盼娃能過上不愁吃穿的好日子，從此不再遭受鷄(飢)荒之苦。

現在，鄉下人的日子越來越好，饑荒之苦早已成為遙遠的記憶。但給娃戴春雞兒的風俗，一直延續至今。在立春這天早飯後，有娃的人家都會把娃子抱出來，站在街頭讓鄉親們欣賞自己縫做的春雞兒。

隨着娃胳膊的抬舉和身子的扭動，一只只春雞兒便開始舞動了。在娃們甜甜的笑聲和鄉親們的喜悅中，春天便邁着貓步，款款走來。

文：石家莊·常書偉



## 沿山河可以游泳了

### 道古桥 杂谈

天目山路旁有一條河，叫沿山河。(攝影：冰凌)

沿山河上有許多橋。其中一座橋叫道古橋，經常過道古橋。兩年前，沿山河污水如墨，河臭熏人，過橋須“潛水”——緊捂鼻嘴屏氣而過。

一次，見幾位紅衣工人在河邊忙碌，並沒有在意。四方塑料竹筒里栽滿“綠草”。“綠草”給河上添了幾份景致。還有齒輪狀的塑料圈栽着“青草”——衛星上拍下來別以為是水下火箭炮。還有形狀各異的“綠島”。漸漸感到河水變化，由黑變渾，由渾漸清，河水變得清澈了，似乎可以游泳了。

可以游泳了，確實可以游泳了。如今過橋，會駐足看看河上風景。遠處海關大樓怎麼“霧蒙蒙”——那已經不是河水的問題了。謝謝紅衣工人——當今最可愛的人！感慨：想做事總會有辦法的；不想做事總會有理由的。

